

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墓建在鄞州姜山的茅山村。茅山是一个地名，也是一座山名。清明前的一个周日，我随走马塘的文化守护者邬毛银先生来到茅山脚下，平生第一次拜谒范钦墓。

茅山不大，孤零零的一座小山，却颇有来历，自古有“南来第一山”之誉。相传，汉时茅盈、茅固、茅震各驾一鹤至山，故名。又有山出香茅之说。山下旧有普安寺，初名茅山院，始建于五代梁乾化二年（912年），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赐额“普安寺”，俗称南来第一寺，从此茅山成了道释胜地。

茅山距市区只约半小时车程。从市区出发南行，车子拐过一个养鸡场，范钦墓就到了。抬头望去，只见范钦墓在茅山向阳的山坡上。拾阶而上，迎面是鄞州区文物管理部门立于2007年的文保点标志碑，再上去就是范钦的墓道了，墓壁前“明兵部右侍郎范钦墓”的字迹赫然入目，苍劲有力，系沙孟海先生的女婿张令杭题写。据邬先生讲，范钦墓原称“五台坟”，因墓前有五个依山势而建的平台，石板铺设，渐次升

记不清已有几次去徐凫岩瀑布了，但每次都从蒋母墓道前上山，经雪窦寺、三隐潭到徐凫岩这样一条常规行车路线。这次，我们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徒步攀登，意外看到了新的风景。

乘车经亭下湖上山，在董村筠溪边停下。继续沿溪边公路行，通往近几年驴友们所热衷的栖霞坑。我们一行十余人则跨过溪桥，开始了向徐凫岩的徒步攀登。出于兴奋，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竟远远走在了向导的前头，在前面的一个三岔路口不得不停下来，大声问后面的向导该往哪里走。这时有一位脸色黝黑的中年妇女挑着担子走过，问我们去哪里，有人回答去徐凫岩，她说继续往前就是。一群人往前走了十多米路，这时从后面赶上来的向导说快退回来，要往左边的山路走，一群人又掉头返回。

也只走了几步，我们的身后就传来了那山里妇女的大嗓门叫喊：“走错了！走错了！那里是到人家屋里去的！”我回头去看，山里妇女已放下担子，一边喊一边还在向我们招手，一副焦急的神情，或许也包含了不被信任的委屈。这时，向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解释说自己也有二十来年没走这条路了。于是，我们又像一群鸡鸭似地掉头。看我们回到了原路，那位妇女舒坦地笑了，用毛巾擦了把脸上的汗水，挑上担子继续赶路。我几次回头遥望她在山道上越来越小的背影——这道不期而遇的动人风景，给我以胜过阳春的温煦。

这条路开始相对平缓，是破残、断断续续的卵石小路，随着坡度越来越陡，成了石阶路。陡峭逶迤的石阶路宽比缓坡的卵石路宽了不少，有一米半左右。这条看起来已有些年头的山路路基结实，铺面的青石大气厚实。这才是经过岁月检验的优秀工程。向导竺先生，是一位从董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是奉化小有名气的收藏家，对这一带的风土非常熟悉。他告诉我，我们爬的这座岗岭叫岩石岭，是古代四明山区重要古道的一段，直通海溪亭下码头。过去奉化、余姚、鄞州三地交界处的四明山心的山民，就是靠它走到亭下码头，顺海溪、剡溪而下，把山货运向山外的世界，又把日常生活用品肩挑背负到大山深处……猛地，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刚才那位山里妇女舒坦的笑容和挑担越走越远的背影，一个词语蹦到嘴边：古道热肠。

阳春三月，万木葱茏，山花烂漫。我从来没有到过有这样高大的杜鹃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密集的杜鹃花，也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丰富多彩的

《色戒》的小说原作一万八千多字，放在张爱玲集子里未必起眼，并且带有太多空白和破绽。小说写于1950年，修修补补，到发表已是1978年，三年后，胡兰成死于日本福生市——此小说多带有张对胡一生的情感总结的意思，而胡对张的情感总结，则在那篇奇文《民国女子》里。张和胡的行文方式和思路，实在是太过迥异于常人。

小说《色戒》的故事原型无须多说，国民党女特工郑苹如打入汪伪政权特务头子丁默村的生活圈，色诱丁，最后败露被害，败露的原因是一个杀手在向人打听西伯利亚皮草行，引起了丁手下探子的怀疑。76号的确不是吃素的。小说里的王佳芝/老易的关系，似乎可以看成张/胡关系的一个对应，具体情节如果抽掉的话，两者的确有共通之处。

电影的改编难度相当大。编剧王惠玲在美国出过《张爱玲传》，当然是张学专才，但影片的基调和主题设定，恐怕还是李安的意志在起作用。这里的难处，首先是要把小说的空白补全，而且

高。平台的两侧还各有一对石人、石马，气势恢弘，墓室就在五平台上。可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群盗墓贼不知从哪里听说墓内有金头，遂起歹念，结果墓室被盗挖，遍地狼藉。“文革”中，平台石板陆续被挖，移作他用，石人、石马以及墓室石雕构件也遭劫难。如今，除了墓前这个最高的水泥平台，其余四个都早已难觅痕迹，要么毁了，要么被辟为菜地，让人唏嘘不已。大约十年前，这里还被密密麻麻的公墓包围着，加之年久失修，范钦墓淹没在荒草杂树丛中，一片凄凉景象。近年来由于有识之士的努力，范钦墓及周边环境得到了修缮整顿，公墓迁走了，环境变得相对整洁。我想若范钦地下有灵，也该含笑了。

范钦（1505—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鄞州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历任随州知州、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州、福建按察使、副都御史等职，后迁兵部右侍郎，未赴任而辞归故里。查《范钦年谱》，他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回乡归隐，次年始建

杜鹃花色：粉红的、嫣红的、紫色的、蓝色的……还有随处可见的紫藤，那藤一棵比一棵粗劲苍老，那花一串比一串青春娇艳……突然，走在前面的几位哇哇大叫起来，抬头看，前面路边一棵十多米高的松树上上下下挂满了绚丽的紫藤花，其高其美远胜世上任何一棵人工装扮的圣诞树！仰望着粗过手臂的老藤攀援笔直的松树直上云霄，我想起舒婷《致橡树》的诗句：“我如果爱你——/就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又想起她另一首《神女峰》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我在这两首诗里读到了诗人的些许踌躇：那就是爱的独立与依赖间徘徊。而眼前这棵紫藤和松树，却达到两者的和谐；松树依然挺拔伟岸，紫藤依然缠绵美丽，并且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迸发出了让人惊叹的独特魅力。

走了一个小时，路越来越陡峭，步子越来越滞重，而导游告诉我们距目的地还有一半路程。平时伏案过多的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而我则开始感到胃内空空荡荡，头也微微有点晕。想起小学时春游曾听老师说杜鹃花可吃，便随手摘了几朵塞进嘴里，果然，马上舌面生津，齿颊留香……于是又连摘了几大捧，一路嚼着拾级而上。不一会儿，头就不再晕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当透过路左边树缝望见一道白练挂在对面的悬崖时，我们知道快到目的地了。阵阵山风中，我伫立十来分钟，人和瀑布相看两不厌，精神为之一爽。

不一会，石阶路转到北坡就突然没有了，因为这里山坡平缓，到处都可以走路。也许是因为有杜鹃花相帮吧，我在十几位同行者中是第一拨到达的。满坡怒放的樱花是另一种风景，三五人便在樱花树下席地而坐，一边散漫地说话，一边等待后来者。我对向导说起，途中有好几处岩石突兀高耸，像煞是黄山飞来石的缩小版，感觉非常不错。向导笑嘻嘻地告诉我，因为有些奇怪耸立的巨岩，这道山岭原本叫戴石岭，后来因戴字比较生僻，村民就习称它为岩石岭了。他接着又说起这段走了约两小时的石阶山路的来历，原来，清代时鄞州杖锡一位有钱乡绅的女儿嫁到这里，乡绅看到这条路对周边山民如此重要却如此崎岖难行，就慷慨出资，修建这十里石阶，作为女儿的嫁妆。呵，这条坚固山路的每一级石阶蕴含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意——它形象地见证了什么叫“父爱如山”。

行走十里戴石岭，所见所闻所遇皆风景。

要少破绽，又符合张的思路。王佳芝放走老易以后，路上戒严了，警察说，“看医生是可以的，买菜就不可以了。”众皆大笑，这个细节，来自于张的散文《道路以目》，可见王的填补，决非随意添加。但此刻的王佳芝嘴角掠过一丝奇特的笑意，是对这个世俗人生的一个极大疏离和怀恋，意味相当复杂，这就是内心世界的一次深刻捕捉。

电影的破绽，比较明显的是王几次三番和上司老吴的接头，因为既然王早就被张秘书为代表的势力注意了，那么跟踪她就是小菜一碟，老吴绝对是不怕的，但老吴还是一次次下任务给王，而且最后也跑得干净。这个地方，小说是没有的，电影是不得已，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给王/邝恋情的结束提供舞台。凡是乱局中的政权，都是搞两套特务班子的，相互牵制，东西厂，军统中统等等莫不如此，小说里也提到汪精卫让周佛海也搞了套特务机构，影片里的张秘书应该就是这个周的安排，所以才会有他对老易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也为老易的杀王提供了逻辑支持。

电影的套路也许不能算是多么新，

藏书楼天一阁，五年后建成。天一阁的建设，使得明廷少了一位官员，却让一位卓有成就的藏书家从此垂青史。四百四十余年过去了，天一阁依然屹立于月湖之西，成为宁波的文化象征。

范钦在从政为官的近三十年里，向

【一种怀念】

茅山有幸埋忠骨

陈武耀

以清廉刚直著称，他敢于冒犯权贵，勇于抗击倭寇，颇有政绩。出知随州时，就因治郡有方而升迁工部员外郎。任工部员外郎时，他不愿同流合污，得罪了当时的权臣、武定侯郭勋，郭勋向皇帝进谗言，范钦被施以廷杖并投入狱中。后郭勋失势，范钦重又被起用，任袁州

知州。在袁州，他整肃治安，为民减负，深受百姓爱戴，但也因此触犯了权奸严嵩父子的利益。后在江西、福建一带领兵抗倭，虽然时间不长，却有胆有识，讲究策略和剿抚的分寸，颇有建树，这从天一阁藏范钦任上的奏章汇编

《范司马奏议》可以看出，他确有一套军事谋略。如对于倭寇，他提出应区别对待：那些杀人 not 眨眼的“旧倭”应格杀勿论，而对那些以被胁迫的破产农民、失业矿工为主体的“新倭”，尽量给予生路。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首恶必究，胁从不论”，从而有效地化

【甬上画坛】



设备、用最优质的建筑材料，每一个细节，沈三江都想到了。然而，他惟一无法左右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但是，也正因为他那个他无法左右的时代，才令原本藏于内心深处的高贵品格显露出来，告诉世人另一个不精明，甚至可以

【思想散墨】

在沈三江故事里找什么

——甬剧《沈三江》观感

宋臻

说是“愚蠢”的沈三江，才让我们看到了总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人性，感受到良知的品格与力量。

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法能呈现出比文字阅读更加感性直观的东西。当历史变得感性，会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舞

台上的沈三江叙述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不再只是一个关于宁波帮如何诚信经营的故事，而是成为不断唤醒当代人面对精神世界日益浮躁、人生目标渐渐模糊的一剂良药。

解了倭患。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就在范钦即将升任兵部右侍郎的当口，却遭人弹劾，谓“新升兵部侍郎抚南赣时，黠货纵贼，貽患地方……罪当行劾”云云。所谓“黠货”，纯属子虚乌有，所谓“纵贼”，也无非是范钦当年对那些被胁迫加入“新倭”的百姓采取的宽容政策，没想到竟成了一条罪名。为此，范钦回乡听候发落，最后却不了了之，这也是他未赴任兵部右侍郎职而提前辞仕的原因。

今天来看，历史对于范钦似乎有失公允，《明史》中无其传，仅在艺文志中记载范钦著作《天一阁集》十九卷。后来事实也证明，那些加在他头上的“罪名”都是有人陷害的，清官难当，无疑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面对这一波折，他一定痛苦过，彷徨过，也一定是书香最终抚慰了他那颗疲惫的心。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范钦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评价，见于《天一阁集》未卷的《自赞》，曰：“尔负尔躯，尔率尔将。肮脏宦海，隐约里闾。将为薪

薪之厉，抑为嫫嫫之愚乎？古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吁！”

寥寥数语，道尽了他在经历多年宦海沉浮后，对官场对人生的切身感悟。如今，这篇《自赞》就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墓的一侧，成为了解范钦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

因为范钦和范钦墓，茅山在明清时颇负盛名。晚年的范钦信仰道释，离世前一直隐居茅山，山下的普安寺，是他常住之所。茅山南五里是进士第一村走马塘，山北有宋进士徐氏的雅致宅第，俗称花园。“一丘吾已得，千载足幽寻”，范钦最后把自己的寿域也建在了茅山，可见他着实是喜欢上了茅山这个地方，即使身后，也要与茅山同在。

茅山有幸埋忠骨。四百四十多年来，范钦创建的天一阁让一代代文化人受惠，并让宁波人脸上有光。而他的长眠之地却不为很多人所知。好在几年前，有关部门已萌生将范钦墓与天一阁、走马塘的景点连成一线的设想，以便更好地保护此墓。这是好事，令人期待。

金墨山水

（中国画）

王琛绘

工具”。他认为，那些看似杰出或伟大的人物，都不过在有意无意间执行了历史使命罢了。“他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他亦是历史发展的一结果。”沈三江因为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坐在教室里读书，使他萌生了有机会要造学校的念头，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自己对于社会的历史使命，无论如何，都将实现这种使命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反思和学习的吗？

历史的波涛奔腾向前不会回头，良知和向善的品格却可以如定海神针般长驻心田历久弥新。沈三江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时代建筑商的故事，却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历史上许许多多类似沈三江的三江儿女，塑造出了一种今天我们称为“宁波帮”精神的集体品格。看沈三江的故事，能让我们思考我们经商赚钱、创造财富究竟为了什么，能让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存在价值，能让我们学习以何种方式做人做事，更能让我们倍加珍惜历史给我们创造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

话，话里听声，其实老易的一切她都清楚得很，而牌桌上另外的几个大大也都是和老易有过一腿，牌桌上其实是杀气四溢的，小说里的这些，电影还原到不能再好的程度。

我最喜欢的电影段落，是王佳芝从珠宝店出来，路上一时竟然没有一辆空车可以载她，她转了几圈才坐上车，一种被世界所遗弃的情绪包裹了她的身体，但她还是对车夫说，到福开森路。强调了她要死做老易的鬼，车夫回头说，回家啊？她的脸上浮现出安宁的微笑，这个时候，以天地之大，已无她容身之地，那种迎面袭来的苍凉感，正是张爱玲小说里的原色。

一部好影片，只有当它在时间上有了足够积淀，才会被比较理性地审视，给出一个客观评价。行文至此，不免有如许感想：生而不幸处于乱世，个人就不可能避免地成为历史车轮下碾过的蝼蚁，它无关乎荣华和名利。据说上海自开埠以来因为眼界的原因，这方面原来就是比较为人所淡漠的，这电影要是搁今天公映，道学家之论也许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吧。